

冬日里 打开一扇创作的窗

■本报记者 左素莉

澄澈的冬日，微风在枝头描绘晴朗的画作，落叶在大地上书写金色的诗章。

12月7日下午，由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主办、李雪书馆协办的“文艺小方桌”活动之“生活的单与双——青年实力作家郭海燕新书《单双》分享会”举行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《芳草》杂志社一编室主任郭海燕莅漯，分享自己的新作、文学之路与创作心得，为漯河的文学爱好者打开一扇创作的窗。

郭海燕是“70后”，主要从事小说创作，所著中短篇小说《理想国》《世纪末》《春嫂的谜语》《秋分》《掌心里的风》《单双》等，被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转载。郭海燕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“七个一百”项目（文学类）人才，入选湖北省文联中青年优秀文艺人才库。

创作灵感主要从生活中来

“北岳爱情小说”是北岳文艺出版社打造的品牌，郭海燕向北岳文艺出版社投稿，所投稿件《单双》被选中纳入“北岳爱情小说”系列并出版。《单双》是一本爱情小说集，由《秋分》《如梦令》《亲爱的妹妹》《寻找激情》《单双》《无事》六个情感题材中短篇组成。这部小说集尽显新千年下、世纪之交的“情”与“变”，从与时代共舞、执著无畏的爱情到红尘纷扰、自我拷问的婚姻，从女性意识主体性达到突破男性中心主义、超越性与政治的身体言说，郭海燕无不以初心历历、个性独具之写作，将它们编成可触可感、热烈坦诚的“青春密码”，从而活力十足地演绎、披露“70后”与改革开放同步的身心幽微成长史。

郭海燕自拟此书名为《亲爱的妹妹》，取用的是其中一篇中篇小说的名字；《单双》也是其中一篇短篇小说的名字，出版社出版时则用这个名字作了书名。谈到《单双》这篇小说为什么取“单双”这个名字时，郭海燕说，不管是生活中的你，还是作为写作主体的你，都会遇到“单”或“双”的境遇，而“单”和“双”正是我们成长为“真正的自己”的必由之路——就在这条实践的道路上，在时代的坐标系中，我们学会发现、追问、反思、并建构、体现着自己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

短篇小说《寻找激情》的原名是《身在何处》，它是这本小说集里问世最早的一篇小说，于2002年发表在先锋文学期刊《大家》上，发表时，名字被编辑老师改成了《寻找激情》。为什么原名是《身在何处》？当时的她想传达一种质疑，对世纪转型期不良现象的质疑，对自身生活、处境的质疑，她究竟在哪儿？为什么在一个她不喜欢或排斥的处境里？这是她自己造成的，还是时代使然？……她紧紧跟随那个恍惚的“真正的自己”，在时代的没顶洪流里，使出洪荒之力，去质疑、追问、反思，去替未来

的自己留下启示的根基，所以取名《身在何处》。将它收录进这本书时，她想了又想，还是放弃了原篇名，保留发表时的篇名《寻找激情》。因为作品就是她的孩子，它最初面世时，还是以它最初行走江湖时的名号吧！

这本书中有一篇短篇小说《无事》，于2004年刊发在《长江文艺》第12期上。湖北大学蔚蓝教授写了一篇评论《雕刻无事的时光》，从内容上解读《无事》。文中写道：“《无事》有一定的文学开掘意义，‘无事’正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情景、最简单的生存之道，储聚着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种种记忆。在当下，日常化已无可阻挡地成为文学主要的生存处境，在恒长、零碎和无奈的生存形态中去探寻人生的意义，更能体现出作家对生活层面的超越性思考。”

创作需要一颗安静纯粹的心

郭海燕在武汉上的大学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宜昌市一家20世纪90年代很火火的国企工作，经历了这家企业由盛而衰的过程。当最美的青春遇到90年代中后期席卷全国的下岗潮，她这个个体所能做的，就是拿起笔，把文字作为生活持续下去、心理上逐渐成长的一个路径、一个出口，她开始写小说。她的第一篇小说发在当地公开发行的杂志《三峡文学》上，第二篇短篇小说《身在何处》在《大家》杂志上刊发，对她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她的文学之路，是在时代这辆马车碾过时，作为个体以文学方式留下的有着时代记忆和时代密码的印记。作为一个创作主体，她当时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去生活与写作的。

郭海燕认为，如果真正想走文学这条路，应该有定力，把安静这个词放在心中，不要过多参与那些身外的关系和纠葛，用一颗安静、纯粹的心创作，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稳、走得远、走得开心。有定力、安静、纯粹，能让四周的声音在你耳边安静下来——因为，当周围的声音安静了，你的声音才能被别人听见。编辑能从你的作品中看出你是否纯粹，是否用很安静很纯粹的心写作。用安静、纯粹的心写出的作品的气质、味道，与心里很浮躁、想得太多的人写出的作品，是不一样的。

国企改革、下岗潮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，作为亲历者，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个代表，她用文学写作者的身份来写这段历史。2014年，她的第一部国企改革、下岗潮小说发在《上海文学》上，第二部发在《小说界》上，第三部《异物志》在今年《青春文学》杂志第4期上配评论刊发，人民网“强国论坛”转载了《异物志》及评论。《异物志》这部作品以文学的方式记录、反思、解读国企改革和下岗潮这段历史，超过了文学的边界。《异物志》还入围了2019年度“城市文学排行榜”。

郭海燕在最青春的时候，被捆绑在国企改革这辆战车上，不断颠簸，经历了痛苦与迷茫。她认为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，你所经历的当下的种种不如意、难受、难堪，将来很有可能就是你创

作的富矿”。你不知道创造的富矿何时会到来，你不要着急，一切随缘，在合适的时候，它会向你敞开一扇窗。只要 you 有一颗安静、纯粹的心，有定力，你的各种不如意、各种难堪成为文学富矿的机缘，会更快一点到来。

事实上，郭海燕作为一名与改革开放同龄的“70后”写作者，回首自己的创作之路，不管是当初写爱情小说、写这本《单双》，还是近年正在写的国企改革题材系列小说，她都深深觉得，她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“为时代画像、为时代立传”，写到今天，她更清楚地领悟并自觉地追求，要“为时代明德”。为这个时代明德，是要用一生去做的功课。

作品要充满正能量

郭海燕说，《芳草》杂志是武汉市文联创办的，2006年前为单月刊，2006年以后改为双月刊，主要刊登中长篇小说，同时刊发大散文、诗歌及剧本。湖北是现实主义作品大省，《芳草》现实主义作品发得多，也发先锋性质的作品。刊发的小说题材广泛，但是要充满正能量。散文主要发大散文，也就是篇幅较长、内容充实的散文，这些散文主要写那些根扎在大地上的普通人，包括普通人群中的平民英雄，写出了人民性，写出了引起内心呼应的东西。刊发的诗歌以组诗为主。

郭海燕认为，文字功底扎实是文学创作的基本门槛，用词要准确，句子要通顺，没有错别字，一定要把这个基本功练扎实、练到位，同时还要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文学素养。她建议，投稿时不要把很多作品一起寄给编辑，要挑两三篇代表你最高水准的、适合杂志风格的作品。作为基层作者，本地报刊、内刊是很重要的阵地，是作者成长的土壤，一定要珍惜并好好研究其用稿风格。

郭海燕说：“今天，能与大家一起交流，就是一种缘分，慢慢地，我可能会与其中一些人成为朋友。大家把作品给了我，只要是好的作品，我都会不遗余力地推出来，期待大家用安静的、纯粹的心，不断写出好作品。”

文艺小方桌

有空来坐坐

主办：水韵沙澧读书会
协办：李雪书馆

火烧儿

和一位老兄住在一块，夜半时，两人均饥饿难耐，无法入睡。我们爬起来四处寻觅，终于在空空的厨房发现了几个干硬的火烧儿，真是让人欣喜若狂。我灵机一动，便把几根现成的小葱切碎，用盐和香油腌拌后，夹入火烧中，再放进油锅内小火煎炸，待两面焦黄后食之，那味道之美，至今令我馋涎欲滴。

这次的创新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以至于这种油酥火烧儿传承下来，成了目前我这个小家的经典美食。每年儿子放假回来，总央求我给他做上几回。当然，以本人的“聪明睿智”，加上时光的重染积淀，一个普通的火烧儿在我手中更是推陈出新。火烧儿在加入腌拌的小葱之后，我会再煎上一个鸡蛋放进去，煎炸之后味道更为鲜香，营养更加全面，也算是跟上了时代发展的进程，更深受家中妻儿青睐！

前些日，因为物质极为丰富、食而不知其味的我又突发奇想，从街上买回来半斤熟牛肉和几个热火烧儿，将腌拌后的萝卜丝和牛肉片一起夹入，我一个人猫在小屋角落大口咀嚼，

那久违的味道在口中一点点绽放出来，让人百般回味！

古今中外，一些高雅之士为了品味到食材的真味，更讲究进食的环境和礼仪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说“食不言寝不语”，一方面是讲饮食的礼仪，一方面是通过安静的环境，让人可以真正感受到饮食的味道。西方的贵族更是会让两个人坐在长条桌的两端，互相“离得八丈远”，说话估计都得大声吆喝才能听到，以此来保证饮食时互不干扰，安享美食。而日本的茶道，更是通过幽静的环境、繁复的过程，让饮者在身心空灵的状态下，小口啜饮，以求收获“味”和“心”的至高享受。

其实，我觉得，要真正享受到饮食之美，环境和过程并不重要，只要有一颗知足淡泊、简单快乐的心，就足够了！一个人，气定神闲，心无杂念，即使寻常食材也能吃出美食的风味；相反，若心浮气躁，神思不定，虽是山珍海味也不过是味同嚼蜡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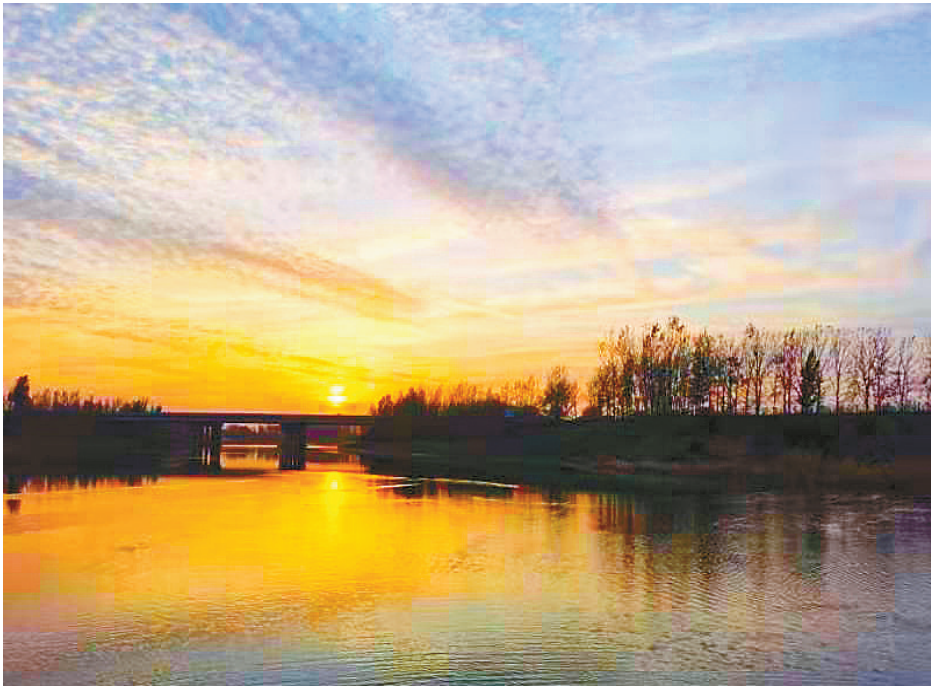
说到底，咱吃的不是火烧儿，而是一份心境！

一样梅花别样香

朵花开淡墨痕”等。而这首梅花诗，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决定了其独特的感受，观察事物视角新颖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其次是最景新颖，诗人没有去选取园中梅花开放的盛景，而是把目光聚集在东墙一隅的、一只小小的蚂蚁身上，它正在努力拖动一片花瓣往墙上爬，“蚂蚁也知春色好，倒拖花片上东墙”，这一画面像镜头聚焦，细微中见奇趣。这一微奇的画面，留给人想象的无限空间，让春天在镜头之外任意烂漫。

另外，诗人通过一个个小小细腻的片段，“刺破”“引透”“倒拖”几个词语，让春意无处不在。“引透寒梅一线香”，透过绣针“刺破”的小孔，传来像线一般细柔的梅香，可见花香浓郁。写梅花芳香，目的是表现梅花盛开、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而这种景象，是房中的女子用一枚绣针营造出来，意境细、小、轻、淡，趣味别致。“倒拖”一词，把蚂蚁忙碌可爱的样子呈现在读者眼前，是以往咏梅诗词中比较少见的，小小的精灵



沙河夕照

李建涛 摄

心灵漫笔

最是人间柳

■鲍安顺

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诗中的柳字，与“留”字谐音，正契合了诗意中的惜别之情。一句写柳的诗词，写出了千古离别伤情。

古人咏柳

看古人的咏柳诗，随口而吟的佳句层出不穷。贺知章的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南宋诗人陆游的一句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堪称借柳写意的典范之作。我喜欢宋代诗人僧志南的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也欣赏唐代诗人王维的“客舍青青柳色新”，更惊奇杜甫绝句中的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，还有诗人王之涣的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。这些写柳佳句，与心境交融为一体，也与自然里的景色交相辉映，升华出一种人文境界，传达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情思。

韩愈的“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”，在写实之景中，烟柳繁华，春光无限。李白在《春夜洛城闻笛》中也写到柳：“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。”最美不过咏柳诗，春风吹尽说柔情。这是诗意感觉，也是柳枝情怀，李白在《劳劳亭》中遣兴而作：“春风知别苦，不遣柳条青。”那诗里春风，会意离别之苦，所以才不催着柳条儿发育，说得多么有趣，充满了乐观精神。

纳兰性德也写柳：“娇软不胜垂，瘦怯那禁舞。”虽不是惜别之情，却有了万般的怜爱之意。曹雪芹也写柳：“漂泊亦如人命薄，空缱绻，说风流。草木也知愁，韶华竟白头……”那柳字虽然没有在诗词中出现，可是柳的精神面貌，却让人感觉到春之气息中的继续情思。

剪刀柳

二月春风似剪刀，剪去了冬的厚衣，剪出了春的世界，让人油然而生感慨“五九六九，抬头看柳”。那抬头之际，被季节剪出的纤细柳叶，在阳光的午后，肆意绽放……

有人说，人生于天地之间，若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那是无形的，如春风剪出柳叶的感觉，在季节轮回的交替中，触摸到生命最初的夙愿。这种感觉，让我想起了三毛曾经说：“我来不及认真地年轻，待明白过来时，只能选择认真地老去。那老去与新生一样匆匆，当岁月的剪刀，无形地剪过时光的掠影，那种最初选择的生命姿态，是一种不忘初心容颜。”我想，剪来剪去，就像在时间的夹缝里，看见了青春的靓丽，还有脆弱如风的一树温良，似一树菩提的拈花一笑。

剪刀柳，就像生命剪出了人世百态，也剪出无思无虑中的阡陌桑田。

柳笛声声

柳笛，在我的家乡常被人称为柳哨儿。做柳笛，一般在早春，那树皮与树骨之间的形成层，细胞开始分裂、生长，变得松动活脱，只要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紧柳条，用力一拧，皮与骨就立刻分离。选用柳树条儿，最好不用高大柳树上的，那枝杈太多，皮贴得坚固，不易松动。那水边从状生长的柳树枝，是做柳笛的极佳选择。我常吹着柳笛，在笛声的此起彼伏里走街串巷，从街头吹到街尾，从东家吹到西家。那笛声里，充满欢声笑语，喧闹着，像一片朝阳中的嫣红怡人心神，也像吹醉了夕阳的歌唱，让我乐此不疲。我吹着，吹出了童年快乐，也吹来了春天让人心醉的时光。我常在油菜花开之时，在绿油油的麦苗可爱生长的景致中，把柳笛当成玩具，与小伙伴们尽情地吹奏。我们个个像出笼的小鸟一样，蝴蝶般弥散，桐花般灿烂。那柳笛，犹如一个让我们激情澎湃的小号角。

柳絮儿满天飞

最初听李春波唱《小桃红》，那柳絮儿满天飘的味道，有点儿像吃了怪味豆，甜酸中夹杂着清新气息。后来，又听陈红翻唱的《小桃红》，听她把歌词改得简洁、生动、明快、亲切、感人，传达出江南早春的绵柔情怀，诉说着甜美声韵里的情深意长，那歌中的柳絮满天飘，还有暖风轻扬的桃花红，榆钱串上了树梢，犹如“塞上风云隔水相眷，疑是故人来”的清新气息。

歌中所唱的柳絮，是柳的种子或种子上附生的茸毛，有人误认为是柳花。那柳絮儿很小，毛茸茸的，漫天飘飞起来，像棉花、似飞雪，又如蒲公英，随风四处飘散，去寻找生根发芽的理想土壤。它悠悠然、欣欣然，靠风传播，在春光明媚里落地生根。我想，每一个柳絮种子，都有不同的去处和命运归宿，或香消玉殒，或勃勃生机，从一粒微小的希望出发，长出大树参天的模样。

“杨柳榆荚无才思，惟解漫天作雪飞。”说的正是春日柳絮，那寻常的生命力，竟然构成满天化雪飞舞的春日时光。我在早春，看黄绿色的柳枝上，蒙上了一层轻纱，那就是柳絮儿。当它温存地飘飞起来时，落在行人的头发上、绿草间、山野里，轻盈飘着、打着转儿。也有柳絮，结伴而行，彼此交融着滚成了拳头大小的雪球，在空中轻盈飘逸。只要风稍稍大了，那雪球就被吹散开来，在空中犹如天女散花般地舞动着。我很喜欢那雪球，抓在手心用嘴轻轻一吹，它便纷纷扬扬起来。我也奔跑着，咯咯笑着用脚踩踏那雪球，那雪球在脚下溜了出去，像轻盈的气球，袅袅婷婷地飘飞而去。柳絮漫天飞于大街小巷，那曼妙飞舞的风景，像摇曳着清丽芳华的梦幻，那是柔美之梦，轻盈浪漫，情趣盎然。

“小城无处不飞花，絮织骚扰你我他。”因柳絮困扰，有的城市给路边的一排排柳树扎了针管，那是让柳树不再生出种子。而我想，柳絮有害，但它很柔，也有给人健康的药用之效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言其“主溃痛，逐瘀血”，《饮食别录》言其“主痼疾，恶疮，金疮。子，汁疗渴”，《药性论》中言其“主止血，治湿痹四肢挛急、膝痛”。可见，柳絮有着清热止血、祛湿消肿等药用良效，它不仅拥有歌曲演唱中的风景之美，也有着充满活力的春生之蕴。

柳叶风情

年轻时，恋人问我，最爱她什么？我说我最喜欢柳叶儿，她恼怒地望着我，一言不发。我笑着告诉她，那柳叶儿是眉毛，就是她的眉毛，没有媚态却有娇羞，没有阴沉之气而有迷人的善良。她听了，喜形于色，那眉毛微微舒展，惹人喜爱，在我心中成为多年不忘的美丽记忆。

读柳永词中的一句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，可见晓风残月之下，柳枝疏影迷人，好一幅良辰好景。那是杨柳依依的迷梦，拥有一“度柳穿花觅知音”的万般风情，让我在云稀雾淡之中，隐约看见梨花带雨的气息，欣赏柳叶纷飞春风古意，让我沉醉，也让我魂牵梦萦。

我常透过柳叶缝隙去看另一番景象，那一枚枚柳叶，如同一把把小飞刀，在刀光剑影里，散发阵阵寒气，在霞阳彩虹时光，在流年的清风里，那纷飞柳叶，映照着我的青涩年华；那柳叶，在月光微影里，弥漫花香鸟语，升腾悠悠烟柳。一对燕子，唧唧啾啾从我目光中掠过，我看见月亮、湖水、阳光，浪漫地烙在我的朦胧记忆里。我记得，在遥远的少年时光，我想象着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的意境，那是柳叶风情，也是柳荫风情。

别样情怀

■孟德阳

火烧儿，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一种传统食品，其实就是一种普通面食，以面作饼，在特制的火炉中烤制而成。因为都是手工制作、夫妻小店，利润微薄，聊以养家糊口而已，大多藏于街头巷尾的眚兒小屋，所以火烧儿也是老百姓最为常见、也最为普通的一种小吃。

火烧儿虽普通，但于我有着特殊的意义。我现在工作生活的小城，距离家乡也就二三十里，但在儿时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印象中的小城不啻繁华都市，因为只有小城，才有平日难得享用到的火烧儿。

那时，父亲每次到小城为生产队购买牲畜或采买农具回来时，总不忘给我带上一个当时不过价值二分钱的火烧儿，回到家里，虽已凉透，但对于我来说，那就是人间美味呀！一口气吃下去，咸香鲜美，那种独特的味道流连在口腹之间，三日过后仍然会回味无穷。

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这座小城工作，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工资又低，居无定所。一次，我

诗词品评

■余红丽

梅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首，与兰花、竹子、菊花并列“花中四君子”，与松、竹并称“岁寒三友”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梅以它的高洁、坚强的品格，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。它不与百花争艳，愈是寒冷、愈是风欺雪压，花开得越精神，而赢得了世人的青睐。千百年来，从《诗经》到现代散文，颂梅的佳作源源不绝。

在诸多咏梅诗中，有一首《梅花》清新雅致，别具一格。“锈针刺破纸糊窗，引透寒梅一线香。蚂蚁也知春色好，倒拖花片上东墙。”与历来咏梅诗相比，这首诗的特点是角度新颖，手法细腻，具有独特的意趣。

“锈针刺破纸糊窗”，首句既点明诗人的身份是女子，又暗示赏梅的地点在室内。而大多咏梅的诗句，立足点都是在室外。如“折梅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”“不知近水先开花，疑是经冬雪未销”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”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”，还有王冕的“吾家洗砚池头树，朵